



歷史與空間

■ 張桂輝

嚴羽，四朝詩話第一人

嚴羽，南宋詩論家、詩人。字丹丘，一字儀卿，自號滄浪逋客，世稱嚴滄浪。邵武昌溪（今福建邵武昌溪）人。古往今來，邵武城裡有兩個紀念嚴羽的處所：滄浪閣、嚴羽廣場。

嚴羽因為長年避世隱居，所以自號「滄浪逋客」。嚴羽早年就學於鄰近的福建光澤縣學教授包恢（1182—1268年）門下。包恢，宋建昌南城（今屬江西）人，生於書香門第，先求學於陸九淵，後又從朱熹遊學；官至刑部尚書。常言道，名師出高徒。按理說，嚴羽有個當刑部尚書的名師，遲早也要做個一官半職。可是，他一生未曾出仕，大都隱居在家鄉，與同宗嚴仁、嚴參（二者約西元1200年前後在世）齊名，號「三嚴」；又與嚴肅、嚴參等八人，號「九嚴」。可以說，「三嚴」也好，「九嚴」也罷，能夠得到這樣稱謂的人，不是出類拔萃，亦非等閒之輩。

據史料記載，嚴羽論詩推重漢魏盛唐、號召學古。其成書於南宋理宗紹定、淳祐年間的《滄浪詩話》，是宋代最負盛名、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也是中國著名的、極為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這部不可多得的詩歌理論和詩歌美學著作，系統性、理論性較強。全書分為《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等五冊。我國當代著名的教育家、古典文學家、復旦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郭紹虞（1893—1984年）有《滄浪詩話校釋》，為各家注中最詳備者。憑藉名重於世的《滄浪詩話》，嚴羽贏得宋、元、明、清「四朝詩話第一人」之譽。

嚴羽雖然長年隱居鄉下，算是地地道道的「鄉下人」。可他卻關心時事國事，在元軍入侵、國勢垂危之際，其愛國思想在詩中時有流露，對朝政弊端也頗有不滿之詞。嚴羽大致生於1192—1197年間，這正是宋向金屈辱和的時候；卒於1241—1245年間，距1279年元滅宋，僅三十餘年。因此，他在臨死之前，口囑他人所寫的遺書，全文都是憂君愛國、備邊養民之事，無一字言及家事，令閱者無不深受感動。南宋著名江湖詩派詩人戴復古（1167—約1248年）有詩曰：「飄零愛國杜陵老，感寓傷時陳子昂。」另據坊間傳說，南宋末年，文天祥鎮守福建南

平，嚴羽以其年邁之軀離家投軍。抗元徹底失敗後，他初衷不改，不肯投降元人。他在《滿江紅·送廖叔仁赴闕》中寫道：「丈夫兒、富貴等浮雲，看名節。天下事，吾能說；今老矣，空凝絕。」慨歎自己關心國事，且有政治抱負，雖年老而不變，無奈生不逢時。最後，發出內心的傷感——「空凝絕」。

嚴羽的七言歌行仿效李白，五律除學李外，還學杜甫、韋應物。但主要傾向仍為王（維）、孟（浩然）沖淡空靈一路。嚴羽，既是一位傑出的理論家和詩人，又是一位愛國憂民的仁人志士。這樣的古賢，是很值得後人學習和尊崇的。有鑑於此，十月裡的一天上午，風和日麗，氣候宜人，我專程乘車北上邵武市，探訪與這位可歌可敬古人的有關故事和痕跡。我先來到位於邵武市熙春公園入口不遠處的「滄浪閣」。滄浪閣始建於明萬曆年間（1573—1620年），原為閩江中源富屯溪上「萬年橋」南端的橋堡。清雍正初年（1723年），邵武知府周偉，為紀念南宋詩論家嚴羽，將其更名為「滄浪閣」。乾隆五年（1740年），重建石橋，原閣損毀。乾隆十四年（1749年）復建。

金燦燦的陽光，為滄浪閣增添一抹生機與亮彩。我站在這座朱門斑駁、略顯蒼老的建築物前仔細觀察，但見佔地面積約150平方米的滄浪閣，背臨清流滾滾的富屯溪，坐北向南，由牌樓和樓閣組成。牌樓磚石結構，四柱單門三窗式；樓閣木構，雙層，攢尖頂；底層面闊、進深均為三間，周以花窗隔扇，左右施圓月形落地罩，外廊周以欄杆，剔透玲瓏。就在我拍照、欣賞時，滄浪閣幻化成一位時光老人，向我訴說它的來龍去脈。我靜靜地聽、默默地想，觸景生情，睹物思人，一股肅然起敬的心情隨即湧上心頭。

嚴羽最重要的成就，在於詩歌理論。其詩集《滄浪先生吟卷》，共收入古、近體詩146首。世人公認，其詩歌創作成就，遠遜於理論貢獻。《四庫全書總目》說他的創作「志在天寶以前，而格實不能超大曆之上」，「止能摹王孟之餘響，不能追李杜之巨觀也」。換句話說，嚴羽的歷史貢獻，在於他的詩歌理論開創了一個新時



「不老的邵武滄浪閣。」

作者提供

代——啟迪了元代詩人，影響覆蓋了明代文藝理論界，深刻影響了清代和近代。這是其他任何一個理論家都不曾有過的殊榮。從宏觀上看，嚴羽的影響，可以分為生前和身後兩大階段。生前，他主盟詩壇詩社，直接指導了一批文壇後進，從而形成了一個詩派。身後，他的歷史作用則表現為思想影響。正是在這方面，展現出一個思想家的本質和他對歷史、對文明、對文化的貢獻。

那天，我依依不捨離開滄浪閣後，直奔嚴羽公園而去。2010年12月28日啟動建設的嚴羽公園，位於邵武市城南新區中心，佔地面積84.5畝。當地政府把它當成邵武市重點建設專案之一，經過一年建設，建成一個主廣場、三個休閒小廣場、景觀步道等；園內堆置點綴着456塊大小不同、長相各異的景觀石；種植有銀杏、紫薇、樟樹、紅楓、竹柏、華棕、含笑、樂樹、茶梅、雞爪槭、紫玉蘭等數十個品種園林植物。據悉，下一步還將啟動二期工程建設，實施公園亮化、彩化、美化工程，擬建嚴羽紀念館、奇石館、休閒亭、浮雕景牆、藝術假山、完善書法地刻、景觀石詩刻等。嚴羽公園的建成，既彰顯了嚴羽的歷史貢獻，也提升邵武市的文化品位。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習近平主席在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從700多年前嚴羽去世，到雍正初年修建滄浪閣；從乾隆十四年復建滄浪閣，再到今人用心打造嚴羽廣場，其間穿越了幾百年歷史時空，嚴羽非但沒有被世人所忘卻，反而更加受到人們的尊崇。窺一斑而知全豹。我想說，這，既是嚴羽的福氣，更是文化的魅力；既是個人的驕傲，更是民族的福音。



書若呼蜩

■ 葉輝

白鶴山・紅磡山・雷達山

九龍城有兩座深具歷史價值的山：一為聖山，另一為白鶴山；聖山昔日是宋王台巨石所在，惜因日軍侵佔本港時以擴建啟德機場為名而移平，只餘下有宋王台石刻的巨石放置在宋王台公園；現已成為基督教墳場所在（即九龍一號墳場），山頂的巨石為游仙岩所在，侯王廟現已列法定古蹟，廟後的鶴字刻石仍保存，昔日白鶴山面對現今九龍寨城公園的法定古蹟——前清衙門。

平山標高180公尺，與沈雲山僅一籬之隔，地圖多未有標示，此山可眺望昔日啟德機場，故別稱機場山；從沈雲山經水壩登平山有郊遊人士縛紮的長繩可供登山，過標高柱後路分左右，沿晨運徑而行可選右路直達新清水灣道。

紅磡山為何文田與紅磡之間相隔的一座山崗，一般資料都將山崗統稱為何文田山，較細緻的資料則將其上的兩山丘分別稱作十二號山及採石山，實地觀察此山崗上雖聳起兩峰，但又山分三處，凹陷平坦處被闢作配水庫或遊樂場，從一篇文章中曾提及紅磡山一名，由此而推敲此為原稱：「李鐵夫婉拒回國作官之邀……遂到香港定居於紅磡山一處木屋內，過着清苦的生活」；由此可見，在民國時此處應有一座紅磡山，建有木屋。

《新安縣志》將此地稱為赤磡村，名稱來源有兩種說法：一說在1909年，當時有建築工人打一口井時，發現湧出來的井水為朱紅色，故將此區稱作紅磡；另一說法為1856年之前從港島望往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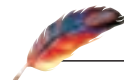
磡，只見海邊全為紅色岩石，由於漁船常泊於此灣，而漁民稱泊船的凹入海邊稱為磡，紅磡因而得名。

何文田一名的來源，亦有兩種說法：一為何文田當年乃一居民陳何文所有，何文田意指陳何文的田；另一說則指當初何文田乃何、文、田三姓共同擁有此地，故將三姓合併為何文田；何文田早年曾給予廣華醫院作安葬天花死者之用，在上世紀30年代之前，仍是墳塋處處，培正中學所在位置，在日佔時期為一片亂葬崗。

昔日紅磡所在範圍僅有兩海灣——紅磡灣及大灣；大環山一名亦因大灣而來，昔日大環山為最為靠近海邊的陸地；現在大環山故址，都被一分為二，南面被闢作「和黃公園」，北面則作發展住宅用途；基本上此山亦已像其他九龍內山一樣，早已消失，堪為追溯的就只有大環山道了。

雷達山是九龍中部內山，因地近昔日的啟德機場，故有些被用作安放飛機控制設施之用，從九龍仔公園遠看雷達山，昔日紅白相間的格仔，因免卻誤會而把白色的格仔塗成黑色，格仔也漸褪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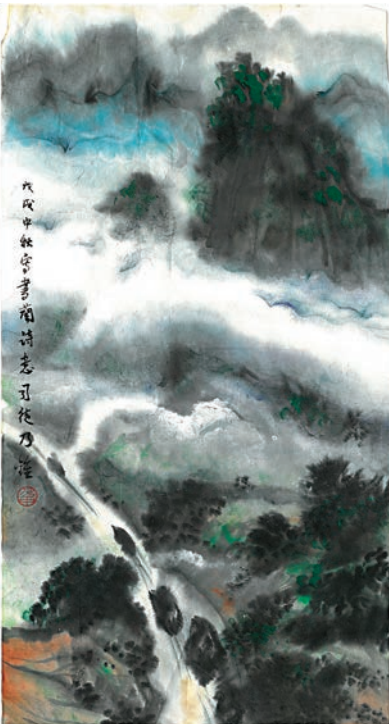
在樂富公園之前，不妨先逛逛昔日建於老虎岩的山神福德廟及天后聖母古廟，天后聖母古廟建於清代嘉慶六年（1820年），開日所見，廟門緊鎖；雷達山頂上有巨石如顰印，日佔時期日軍盡取九龍城附近一帶岩石及城牆以擴建啟德機場，形如巨鼓的大石為山頂上見到最巨大的石頭。



詩詞偶拾

■ 詩：廖書蘭 配畫：司徒乃鍾

山旅 ——記台灣中部橫貫公路	
追雲	揹着簡單的行囊
尋坡	邁開堅穩的步伐
涉水跋山過	攀登那
抬頭望	高聳 奇麗的山峰
白雲處處	
碧海金波	山巔上
	蒼鷹翱翔
陣陣燕子身邊掠	我
淙淙溪水響幽壑	迎向朝陽
峻山野嶺	擁抱夢想
無人煙	
摘下閒雲二三朵	青春在召喚
	鐺鼓心中響
穿越荒蕪的山徑	你我心連心手牽手
走過湍急的溪河	直上青雲
無懼荊棘	
不畏險阻	



豆棚閒話

■ 薛明

戲曲原味與「跨界」導演

戲曲原味是什麼？昆曲？但越劇已經跳出了「昆」曲，只是吸收了「昆」曲的某些表演程式。越劇《紅樓夢》是戲曲麼？誰也不會說不是！但越劇《紅樓夢》已經不是「戲曲原味」。這說明戲曲要不斷改進，不斷突破，才有更多的觀眾。昆曲也排《紅樓夢》，說老實話，我還是願意看王文娟演的越劇《紅樓夢》，沒有特別理由，因為它更好看。

由此可見，一味強調「戲曲原味」，不是民族文化的自信，而是作為21世紀的戲劇人不知使命！歷史在前進，文化也要跟進。強調「戲曲原味」，倒退數百年，一味主張去看古本《張協元》的演出，認為它才是「戲曲原味」，豈不有辱當代戲劇工作者的歷史使命。

有人見許多劇團排新戲請了「跨界」導演，即從別的劇種、影視界、話劇界請來導演導戲，非常着急。戲曲界本來就缺好導演。現有的戲曲編導，不似前輩戲曲編導的文化底蘊深厚，他們對話劇、戲曲都有研究。戲曲劇團常向兄弟劇團借「導演」排戲，劇團也自己培養導演。許多中年，有演戲的經驗，實踐產生本領，各地劇種培育了不少好導演，這方面，各地戲校功不可沒。這些導演，

不僅在本劇種，也為兄弟劇種排出了不少好戲。這樣的借「導演」排戲，其實沒有「跨界」。所謂跨界，可能是指向「話劇、影視界」借導演。

真導演，「跨界」也是「導演」。不用着急。崔嵬、陳懷皚，你道他們是「跨界」了麼？他們導演過《青春之歌》、《小兵張嘎》等好電影，也導演過《野豬林》、《鐵弓緣》等戲曲電影。有文化底蘊的導演，藝術上沒有界線！電影導演吳祖光，導演梅蘭芳、程硯秋的舞台紀錄片，電影導演應雲衛導演越劇《追魚》，石揮導演黃梅戲《天仙配》，謝晉導演過淮劇《藍橋會》，楊小仲導演錫劇《庵堂認母》，黃佐臨導演過錫劇《雙推磨》……

真導演沒有界線，也無所謂「跨界」。藝術是互通的。戲曲、話劇、影視是近親。當代，如果請得動張藝謀、陳凱歌排個戲曲，配一位功力深厚的技導，排出來的戲一定好看。戲是排了讓觀眾看的，適當加進些好看的其他藝術因素，一定受觀眾歡迎。導演的任務是排觀眾愛看的戲，分什麼界內界外？作為戲曲界的老人員，希望當今的編導們齊心協力，多排練些觀眾愛看、看了又想再看的好戲。



生活點滴

煤油燈是農家用來照明的日常用品，現在幾乎看不到了。煤油燈由燈柱、燈管、燈芯和煤油組成。燈柱是一個橢圓形的小瓶子，小瓶子不高，農村人用它形容家裡娃兒的幼小時常說「我家燈柱子高嗎也是個娃兒嘛。」燈管是一根又圓又細的空心鐵皮管，鐵皮管三分之二高的地方焊着一塊和瓶子口一樣大小的圓鐵片。燈芯是用細綿帶或棉花搓成的捻條。這些東西備齊後，把燈芯穿進鐵皮管裡，用煤油浸潤後，上面露出一點點，放進小瓶子里，倒進煤油，用火柴點燃燈芯，一盞煤油燈就這樣被製成了。

煤油燈的燈芯快燃盡時，母親就用縫衣服的鋼針把燈芯再挑出來一點。母親是不會把燈芯挑得很大的，因為挑大了費煤油。煤油燈的光焰雖然不大，但可以照亮一間屋子。煤油燈下，老人可以摘蔥剝蒜，婦女可以做針線活，小孩可以做作業。鄉村的夜晚一片漆黑，不遠處那忽明忽暗的光焰，就是農家屋裡的煤油燈在閃閃爍爍。

煤油燈怕風，風吹着了就會熄滅。所以煤油燈一般是放在屋子裡用的。但那時候沒有電燈，燒水、做饭、餵豬餵牛都用煤油燈，豬圈和牛欄在廂房後面，晚上餵豬餵牛時一個人提澗水或捎草料，另一個人專門為他點

散步時，喜歡走走湖邊的小路，看一湖碧水，澄澈不染塵，展現出一個多姿多彩、動靜皆宜的世界。水上有花團錦簇，也有淡雅脫俗。水，既柔且剛，既厚且薄，似淺實深。水上，能呈千般境界，可納萬種風華。虛實相生相映，美妙空靈。

靜靜地對着湖面，神思暢遠。水，為溪，為河，為江時，如鞭，如綢，如練；為澤時，恰銀山般壁立千仞，水奮力躍下，似千萬個勇士，帶起巨大聲濤，水上噴珠濺玉，肆意揮灑，頓生千萬種崇高壯美。而為湖時，既幽靜安寧，又生機靈動。山石花木峻拔葱鬱，一汪湖水卻柔情有致，婉轉幽明中開悠遠空闊之境。

水光激盪中，光陰不老，歲月如新。水的記憶中，曾留過美人浣紗倩影、暗香浮動的梅影、鴻雁鳴空而過的孤影、相共徘徊的天光雲影。千帆競渡，百舸爭流，欸乃一聲，一棹搖動，山綠水綠，生氣立現。水上小舟，舟上之人，有看雪的，有垂釣的，有賞月的，有閒遊的，頃刻間從眼前緩緩行過。水，仍然是水，天下大江小河，深湖淺溪，終歸一源。

才子曹植心中的水上，飄着洛神行過的痕跡，曠世佳人，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洛神之美，輕雲蔽月，流風回雪，那仙姿麗影，於一泓清波中遺世獨立，叫詩人依戀、悵

煤油燈的記憶

煤油燈照明。夜風吹來的時候，拿煤油燈的人得用一隻手遮在煤油燈上方，免得煤油燈被風吹熄了。一個夏天的夜晚，正值栽秧的季節，母親要我去看看秧田裡的水灌溉到位沒有。家裡的電筒被三姐到磨坊打乾豬草拿去了，我只好點着煤油燈出門。夜晚的涼風不時吹來，我邊走邊用左手遮在上方，埋着頭慢慢向秧田走去，燈焰一閃一閃，把左手的手板心都烤得隱隱作痛。走着走着，忽然看到一個巨大的身影向我撲來，我嚇了一大跳，剛要驚呼，風兒住了，抬頭一看，原來是田埂上有一顆大樹的影子在晃動。從此後，我再也不敢拿着煤油燈出門了。

那時候的煤油很珍貴，花錢不說，還得有縣商業部門的供應票。為了省油，一般農戶家裡只製作兩、三盞煤油燈。有的家裡甚至只製一盞。那時候農村的晚飯叫「夜飯」，要很晚才吃。一般是晚上七、八點鐘才開始做饭，九、十點鐘開始吃飯，飯後餵了豬、牛，才上床睡覺。做饭的時候煤油燈放在灶台上，吃飯的時候煤油燈放在飯桌上，上廁所的時候煤油燈放在豬圈柱子上，於是煤油燈成為家裡移動的光明。有一盞煤油燈例外，那就是有讀書娃兒的家庭，讀書娃兒晚上做作業時用的那盞煤油燈，是不會去給他

動的。但母親會把燈芯挑得很小，那樣省油一些。1983年的夏天，剛剛初中的我，因為在家鄉洪雅縣文化館主辦的《群眾文化》報上發表了幾首詩歌，萌生了當作家的夢想，每天晚上在煤油燈下讀書創作，寫到深夜。一向對我做作業時使用煤油毫不吝嗇的父母忽然有了怨言：「書都沒有讀了，還做什麼作業喲，你以為那煤油是不花錢買的喲？」看到村裡那些年齡和我一般大小，成績和我不相上下的「小夥伴們還在復讀，準備去考取能夠吃上「皇糧」跳出農門的中專中師時，我的心裡一直很難受。父母埋怨的話語讓我發火。但看看家裡的貧窮，想想年老的父母，我又壓下火氣，噙着淚花吹熄煤油燈鑽進了被窩，以致母親做好夜飯前來叫我去吃時，我也賭氣地不去吃了。父親見此情景，只好同意我繼續使用那盞煤油燈。著名農民作家浩然先生為我寫的一篇序文描述我初學寫作的情景時寫道：「羅大佳同志白天參加田間的生產勞動，晚上在沒有電燈的情況下，在煤油燈的照亮下進行寫作練習。」浩然先生知道我曾經在煤油燈下艱苦寫作，不知道的是那時候就連那盞練習寫作的煤油燈，也是我通過抗爭爭取來的。

水上，讓世人浮想聯翩。「菱葉紫波荷風風，荷花深處小船通。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白居易的筆下，採蓮女與心上人荷塘相逢，歡喜無法掩飾，想說話卻又羞澀地低下頭，慌亂中，頭上的碧玉簪子掉進水中，少女一霎時的羞態如此靈動可愛。想那少年，定會跳水去尋簪子吧。

眼前這片水，雖無美人荷葉，卻有睡蓮為我展顏。草葉再柔弱，也允許蜻蜓的短暫停留。翠鳥乖乖立在「此處水深，請勿游泳」字樣的木牌上。兩隻小龜慢慢挪上石頭曬太陽，水暈卻跳得飛快，如同人在陸地，隨心所欲而行，姿態甚是優雅。水紋啊，生生不息永無止境，藍天白雲，綠樹紅花，於水中一一呈現，自然之神奇畫筆，將水中倒影任意塗抹，那清新艷麗的紅綠藍白，便在水上大笑著向四面伸展跳躍，這明媚的動，將色彩暈染得如鳳凰之翼，孔雀之屏，撲喇喇展開，流光溢彩。湖心小亭，亭旁小拱橋，其影亦絢麗非常，還有何種美景勝過它呢？

想那江南的水，便是承載了一座座深情的橋，通達相連，將兩岸百年矗立的老屋緊緊擁在身邊。水又約了無數的船，來來往往，無論走多遠，水邊始終歇着通向家門的石階，迎送進出的腳步、佇立的目光。垂柳多情，蠟梅透香，光陰化作水，水上疊疊青瓦

白牆，風雨不動安如山。揚州瘦西湖的水，滋養了千年的詩情。划着小船鑽過一座座的橋，看橋上人來人往，聽耳邊風鈴叮嚀。湖上行來，清波蕩漾，似聞高士娓娓而談。撒一把零食，惹得一群麻鴨多情相送。

此時，陽光長長披下，岸邊蘆花鵲與黃鸝的枝葉縱橫交錯，搭起一座別致的綠蔭小門，從「門」裡看去，竟有三隻小鴨子！彷彿花木與湖水共同呵護著的寵兒，在寧靜的水上，數着牠們自己的時光。水於他們來說，是最平安最踏實的庇護，也是最美妙的天堂所在。牠們輕輕一動，水面立時蕩出圈圈波紋，一層綠一層白，緩緩散開，層次分明。小鴨們安逸地與樹影花影一起搖蕩。恍惚間，有一種暖意，隨著眼前緩緩而開的漣漪，熨貼心靈。你在水上，我在岸上，如此之近，如此榮幸。三隻調皮的精靈，優哉游哉地浮在水上，忽地一頭扎下去，再濕淋淋地上來，甩甩頭。一湖的水，傾情相陪；岸邊的我，如癡如醉。

傍晚，湖面圈圍此起彼落，小魚兒紛紛冒泡，湖面飄着水杉落葉和球狀果實，草坪上花木成行，擠滿大人孩子的閒話吵鬧。一花一世界，一水萬境開，岸上，水上，生命是多麼珍貴與美好！願我們都被這個世界溫柔以待。